

會」。

總之，理想與現實，并無一定的方式，可以使其協調，因為我們不能使政治道德化，而同時我們亦不能將權力由政治中劃分出來。倪伯爾 (R. Niebuhr) 有言：「政治在人類史上，為良心與權力集合的場所，而在這種場所中，人類生活的道德與權力，互為矛盾的，并可求得暫時的不自然的協調。」(見氏著 *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* p. 4) 這種協調，正如解決其他人類問題一樣，永遠是暫時的。

兩漢的黃老思想

曾資生

第一節 漢代黃老思想的特質

先秦典籍無道家之名，孟子以楊墨並舉，謂天下之學不歸於楊則歸於墨，而其他古籍所託如韓非顯學，則大都以儒墨並稱。是名，法，陰陽與道家實際均淵源或包括於儒墨之內。如李斯韓非為法家，然斯非學於荀卿；吳起為兵家，學於曾子，此在師承方面，未嘗有儒與兵、法的鴻溝也；鄒衍數陳五德陰陽而亦本仁義節儉 (史記卷七四) ，子思孟軻言仁義孝弟而亦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(見荀子) 。此在學術本質方面，固亦互通而未各樹陰陽家或儒家的壁壘，故學之分家，蓋至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六家指要，始定儒、墨、陰陽、道、名、法之名，劉歆輯略因之，而增立農家、兵家、雜家、縱橫家、神仙家等流目。諸家非炫篇所欲論，故但摘談論道家之言於次，以先規漢代學者對道家評價之一斑：

『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，其為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……至於大道之要，去健羨，絀聰明，釋此而任術，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，形神

不自然的。政治的本質，由於權力的消退，而歸以道德的成分。所以政治上最中心的最重要的問題，即如何使道德與權力能夠維持一種暫時的不自然的協調。一方面要人民服從政府的合法權威，并協助其實現有益於人羣的設施，而同時政府亦應瞭解人民的真正需要，而盡量提倡有關人羣的公共福利。我們本此信念，方能確定政治的本質。

騷動，欲與天地長久，非所聞也。』(史記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述談論六家指要)。

『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，合於堯之克讓，易之謙謙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，及放者為之，則欲絕去禮學，兼棄仁義，曰：獨任清虛，可以為治。』(前漢書卷三〇藝文志)

司馬談論及道家學術，謂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摘名法之要。『包學各派。實際可謂之雜家，蓋隨秦漢社會政治的統一，學術思想亦漸趨會同，如漢代儒學思想內容亦極龐雜博大，推陳出新，包該各派。此種隨社會政治的統一以趨混合之現象，實學術思想依存社會政治而發展的必然途徑。

道家一方面雖混合各家思想，但同時仍不失其獨立體系：自然變化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觀 (宇宙論)，絕聖棄智，等堆阿，平善惡，與玄同萬物的懷疑論 (認識論)，放任無為，清虛為治之政治哲學，澹泊寡欲，全神養性，卑讓守雌的人生哲學，構成道家思想的特點，故雖混合各家，而猶能從其主要思想特點，標舉一幟。

疏廣	東海蘭陵	漢書七一：少好學，明春秋，家居教授，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子授，父子並為師傅，旋守老子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功遂身退之道，父子俱移病，相隨出關，歸老故鄉，是廣實以儒而并守老子之道者也。	仕宣帝世
嚴君平	蜀人	漢書七十二：楊雄傳：博覽無不通，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，楊雄少時從游學。	
楊雄	蜀人	漢書七十二：少時從君平游學而以仕京師顯名。	
安丘望之	京兆長陵	漢書四九：龍鍾傳注引榕康聖賢高士傳曰：少持老子經，恬靜不求進宦，號曰安丘丈人。成帝聞欲見之，望之辭不肯見，求巫醫於人間也。	成帝時人
耿況	扶風陵	漢書四九：耿弇傳：以明於書郎，王莽	平帝時人
王俠		同上	同上
耿弇	扶風陵	漢書四九本傳：父況學老子於安丘先生，弇好學習父。耿當亦奉老子，又松山書曰：弇少學詩詞，明銳有權謀，則又以老子而兼儒學者也。	光武時人
范升	代郡	後漢書六六本傳：九歲通論語、孝經、及長習梁丘易老子，教授後生。	歷仕新莽光武永平中卒
任延	南陽宛	後漢書一〇六本傳：年十二學於長安，明易春秋，顯名太學，平始元年拜會，年十九，迎官其壯，及到靜泊無為，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。是延實以儒而用黃老術為治者也。	光武時人永平九年卒
楚王英	封於楚後徙丹陽	後書七十二：英少好游俠交通賓客，晚節更喜黃老學，為浮屠齋戒祭祀。	章帝建初五年卒
淳于恭	北海淳于	後書六九本傳：善說老子，清靜不慕榮名。	明帝永平十四年自殺於丹陽
樊瑞	南陽湖陽	後書六九本傳：父瑞好黃老言，清靜少欲。	章帝明帝章帝時人
翟醜	廣漢維人	後書七八本傳：四世傳詩，頗好老學，尤善圖緯天文曆算。	歷仕安順
法真	扶南郡人	後書一一三本傳：好學而無常家，博通內外圖典，為關西大儒，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等數百人，性恬靜寡欲，不交人間，回部由羽薦曰：將蹈老子之高蹤，不為玄儒屈也。真自云亦欲遁形遠世，是真以儒而行老子之道者也。	靈帝中平五年以壽終年八十九
矯慎	扶風茂陵	後書一一三本傳：少學黃老隱遯山谷，因穴為室，仰慕松喬導引之術，與馬蘇章並時。	漢末時人
吳若	汝南	同上：若遺書矯慎，欲觀其志，書中盛言黃老之旨，是若固亦深習黃老之學者也。	同上
鄭均	東平任城	後書五七本傳：少好黃老書。	歷仕章和章永元中卒

就上表所述黃老學者的思想事蹟而論，已略可窺道家放任無為清虛自定的政治哲學，與清靜寡欲，養生全性，知足退讓的人生哲學之一斑。如曹參之用蓋公治齊，汲黯之治東郡，直不疑之臨官如故與不著吏跡，即道家政治哲學的實踐；楊王孫之厚奉養生，劉辟疆、安丘望之、淳于恭、樊瑞之清虛寡欲不慕名宦，疏廣之知足知止，法真矯慎等之遁形遠世，隱棲山谷，即道家對於人生哲學的實踐。兩漢道家思想，以西漢為盛，漢興，承兵燹之餘與社會經濟大破壞之後，客觀

的社會經濟條件要求放任無為與民休息，故清施為治的黃老之術得在政治上抬頭。但專制統一政治的發展，嚴君臣，別上下，與孝弟禮義之道成為社會的必要倫理，故儒家思想遂代道家而興。兩漢道家著述，存世者少，藝文志著錄，明記為漢代作品或大體係漢代作品者有：慎子二篇（齊人武帝時），曹羽二篇（齊人武帝時說於齊王），郎中嬰齊十二篇（武帝時），道家言二篇（近世不知作者），然均亡佚，無從見其旨要。但道家思想的全貌，在淮南子一書裏面，可以概

見。漢書藝文志雖列淮南子爲雜家，然如原道訓，傲真訓，精神訓，主術訓，道應訓所言，實道家學術思想的精華。

第二節 兩漢社會政治與黃老學術思想的發展

以上兩節所論，係平鋪地敘述黃老學者之言行抽象地分析其思想的體系。茲欲進而就兩漢社會政治之變化說明黃老學術思想的發展和轉變，以見其歷史的縱的形態。

(一) 漢初社會經濟的破壞與黃老思想的抬頭。

漢興，承秦之敝，諸侯並起。楚漢相爭，兵燹不絕，加以饑饉征役，民失作業。故漢初社會經濟陷於極度貧窮，漢書二四食貨志云：

『天下既定，民亡蓋藏，自天子不能具醇駟，而將相或乘牛車。』

當時各地戶口散亡之狀，亦至可驚。名城大都，均極零落，漢書卷一六記云：

『時大城名都，民人散亡，戶口可得而數，裁十二三，是以大侯不過萬家，小者五六百戶。』

社會經濟既殘破如此，客觀條件需要與民休息，清靜無爲，任其自然滋長。又破壞之餘，經濟紐帶鬆弛，各地各別形成一種小國寡民的狀態。這樣社會經濟的客觀存在的基礎上，當然需要黃老之治，所以黃老思想便應時抬頭，施之於實際政治，亦易見效。曹參相齊，即首用黃老之道。史記五四曹相國世家：

『參之相齊，齊七十城，天下初定。……聞膠西有蓋公，善治黃老言，使人厚幣請之，既見蓋公，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，推此類且言之，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，故相齊九年，齊國安集。』(漢書卷三九同)

至武帝世，汲黯爲東郡守，猶得以無爲致治。史記一二〇本傳：

『遷爲東海太守，黯學黃老之言，治官理民，好清靜，擇承史而任之，其治責大指而已，不苛小，黯多病，臥闥閣內，不出。歲

餘，東海大治。稱之，上聞，召以爲主爵都尉，列於九卿，治務在無爲而已。』

其在中央，則文景均以弛解法網，不擾民，不苛細，任其自然休養生息以爲治，故當文景之世，黃老之學在宮廷中亦極發達。王生老人召居廷中，公卿均加敬禮；竇太后好老子，帝與諸竇均須讀老子書。宮中祠祀老子。尊事黃老成爲宮廷中的習尚。故當時儒學與儒生大體見抑於黃老之下，史記一二一儒林傳：

『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，及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。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。』

漢代刑名之學，亦歸本黃老。故自孝文以至孝景實爲黃老適用於政治上之極盛時期。但社會政治的發展是矛盾的，漢初承破壞之餘，社會政治的矛盾暫時停止，故得放任無爲，清虛以治。但經濟的復蘇與發展，社會政治的矛盾重復展開，中央地方的對立衝突與統一的君主集權制的發展，客觀條件需要制度的改作，禮儀的定分，上下尊卑的區別，學術思想方面自亦隨之而有隆替。這時因循無爲的黃老之道漸不適用。而嚴君平父子上下尊卑與重禮義而主一尊的儒學，遂崛起而否定了黃老之學的政治作用。這時期便產了代表黃老的宮廷勢力與代表儒學的朝臣的一幕鬭爭。史記與漢書有下列的記事：

『竇太后好老子書，召轅固生問老子書，固曰：「此是家人言耳。」太后怒曰：安得司空城旦書乎！」(史記一二一儒林傳)

『魏其武安，俱好儒術，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，王臧爲郎中令，迎魯申公，欲設明堂，令列侯就國，除關，以禮爲服制，以興太平，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，除其屬籍。時諸外家爲列侯，列侯多尚公主，皆不欲就國。以故毀日至竇太后，竇太后好黃老之言，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，務隆推儒術，貶道家言。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，及建元二年，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，竇太后大怒，乃罷逐趙綰王臧等，而免丞相太尉。』(史記一〇七田蚡傳)

『上(武帝)嚮儒術，招賢良，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。欲

議古立明堂城南，以朝諸侯。草巡狩封禪，改歷服色，事未就，會寶太后治黃老言，不好儒術。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，召案綰臧，綰臧自殺，諸所與爲者皆廢，後六年，寶太后崩，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。」（史記一二孝武紀）

這是政治思想的激烈鬭爭，黃老雖藉宮廷的勢力暫時壓制了儒學。然儒學因爲社會政治的需要已成爲不可抗衡之勢，結果寶太后一崩之後，儒學遂一躍而取得政治上的地位。史記一二一儒林傳序說：

「……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，及至孝景不任儒者，而寶太后又好黃老之術，故諸博士，其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。及今上即，位於是召方正賢良之士。……及寶太后崩，武安侯田蚡爲丞相，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數百人，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，天下之學士，靡然嚮風矣。」

自後政治雖猶有黃老思想對儒學之鬭爭，然其勢已不足爲敵。如汲黯學黃老言，其治務在無爲。在征伐匈奴及內部吏治諸政治問題方面，當代表黃老與當時儒吏之臣作尖銳的鬭爭，然其勢已極孤弱。漢書五〇汲黯傳：

「是時漢方征匈奴，招懷四夷，黯務少事，閒常言與胡和親，毋起兵，上方向儒學，尊公孫弘。及事益多，吏民巧，上分別文法，湯等數決讞以幸，而黯常毀儒，而觸弘等，徒懷詐飾智，以阿人主取容，而刀筆之吏，專深文巧詆，陷人於罔，以自爲功，上愈益貴弘湯，弘湯心疾黯，雖上亦不說也，欲誅之以事……」

漢武以後，儒學獨尊，光武亦極推隆儒術，帝王讀經，孝廉選舉，以明經得進，待詔對策，均依經義，儒術經學成爲仕宦的唯一途徑，黃老之學，遂在政治上完全失勢。客觀環境，使後此的黃老之學與學者不得不趨向兩種途徑。

第一是政治上失勢之後，黃老思想及其學者遂在人生哲學思想一方面發展，於是養生，順性，保真，全神，以及知足退讓，寡欲棲隱等思想特見發達，漢武時的楊王孫即是這派思想的第一個實踐者，漢

書六七本傳：

「楊王孫者，孝武時人也，學黃老之術，家業千金，厚自奉養生，亡所不致，及病且終，先令其子曰：吾欲贏葬，以反吾真。必亡易吾意。死則爲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。既下，從足引脫其囊，以身親土。」

他以爲，死是物化歸真，不應再以棺廓衣帛臨穴，故管客邱從行說：

「未死者，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，歸者得至，化者得變，是物各反其真也。反真冥冥，亡形亡聲，適合道情，夫飾外以華衆，厚葬以鬪真，使歸者不得至，化者不得變，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」

祁侯書勸其遵孝經「爲之衣衾棺廓」之制，俾死而有知，不致羸見先人，這與王孫的生則厚自養生死則順化反真的思想，恰是儒道人生哲學不同的對照！

此外如嚴君平之隱於卜筮，安邱先生之隱於巫醫，法真之欲遁形遠世，矯慎之隱遯山谷慕喬松導引之術，都是這一人生哲學的實踐，魏晉人的尚老莊好山水，實際仍是達生順性，適情隱遁這一派黃老思想的實踐生活的繼續發展。

第二是政治與仕途既全爲儒學與儒生的勢力，社會政治的環境，使後此的黃老學者大多有兼通經學的須要。所以以經學入仕，而以黃老全身，成爲一種特出現象，如疏廣以春秋教授，而以老道致仕，耿況以明經爲郎并學老子，范升通論語孝經兼以梁丘易老子教授，翟酺好老子而尤善圖緯，法真爲霸西大儒而欲遁形遠世蹈老子高縱。這種趨勢不是偶然，而是實際社會政治造成的。在這種趨勢之下，如果儒老的學說本質大體相近時，應該產生新的思想的滙流，然而儒道的基本觀念太相逕庭了。所以儒道的經典之間，只有後來王弼的易注算是彼此溝會，因爲易的變化觀念恰與老子自然變化觀念相近的緣故。此外便沒有什麼綜合產生的思想結晶。結果倒讓外來的佛教思想與老莊思想結合起來否定了儒學。